棋趣

（散文） □文／孙振义

工程队棋风很盛。这主要是受条件限制，一些娱乐都需一定设施，惟下棋简便易行，32个棋子，一纸棋盘，可随身吊在裤带上，稍有空闲，只需三尺平地，便可摆开战场，人列对方，界分汉楚，对垒厮杀，变化无穷。所以，参预的人就多，且妙趣横生。

往往，工余时间，棋就一摊一摊地摆了起来。每盘棋虽只是两个人下，但每盘棋都有一、二十人围观，下得愈久，围得愈紧。到后来，大天白日的，棋盘上空却只有一线光柱，其余全让围观者堵了。观棋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越是后圈的，脚尖踮得越高，脖子伸得越长，压得弈者只好弓腰撅腚，一手撑地，一手走子。

几乎每张棋盘上，都写有“观棋不语真君子”的警语，但几乎每个棋摊旁都喊声不绝。这是因为人世间“真君子”本就不多，棋摊上更是罕见。凡观棋者没有不声嘶力竭指点江山的，而且个个双目圆睁唾雨飞溅，想不让谁发表见解都比登天还难。某队一次组织象棋比赛，赛前民主商定：凡多嘴者扣罚当月奖金。就这，也不行！一多嘴者被轰出去，仍在外捶门疾呼：“快架炮打闷宫！”下棋时，若弈者胸无主见，听任观者指点必方寸大乱，这样更易输棋。输了棋，大度一些的还好，硬着头皮受些挖苦奚落，也就了了；但认真憨直一些的，就如丧考妣，嘴咧得比牙疼还难受，让人惨不忍睹。也有筋犟骨硬的，观者越喊：“抽车！抽车！”他偏去撑仕；观者再喊“卧槽！卧槽！”他却非去攻一步小卒不可，攻完还仰起头把观者看一圈笑一笑。这大都是棋艺娴熟精于此道，走一步能看几步的。最不幸的就怕遇上弈者和观者都是强筋扛头，谁也不听谁的，但谁不听又不行。观者就叽笑弈者：“根本不会下！”并直接动手挪子；弈者听见比辱骂了祖宗还恼火，又见观者动子，更如遇到“第三者插足”，立时气也促了，手也抖了，脸也青了，眼也红了，也立马抢子，说不准还会打将起来，这也不为出奇。出奇地是观者也分两边，各保其主，都是精忠保国的劲头，弈者还在平心静气地走棋，观者之间竟也有动了拳脚的。但在工程队下棋，没有人围观也不行，没有人围观，尤如给儿子结婚，发出请柬无人来凑趣贺喜一样，那是很索然无味的。

弈棋的双方，若能只走棋不说话或少说话倒也罢了，大凡弈棋者又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往往要发生争执，不发生争执，也要相互对骂、挖苦、训斥、蔑视，平日为人处世最忌讳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在棋盘上都尽可显露，没人计较，反添意趣，造成一种气氛。但也有从棋盘争吵到把升工资、评先进、定职称、分房子的事扯进来，那就大煞了风景。大多数下棋者，还是能把争执局限在棋盘之内的。一次两人对弈，一方一步不慎对方即来吃车，他立马慌了，别无他法，忙抓车不放，争执不下对方妥协，说保证不吃他车，他仍不放心，口袋里摸出一枚一圆钱的银币来充车走棋，真车仍死死攥在他的手心里。

在工程队下棋必有人围观才能下出兴头，这也要看环境和条件，也有无人观战仍能杀得天昏地暗的。修梅七线时，一单位周六派车送职工回基地休息，收拾好行装等车时，两职工说趁空“杀一盘”，没曾想这一场厮杀，竟杀得酣畅淋漓，待醒过神来看班车来了没有时，已是次日清晨日上三竿了。这都是得了个中真趣的。

大凡下棋的人，虽不敢断言都是得其真情趣，但都极是爱好，嗜此不疲。就是棋艺不入流的，双方都是臭棋篓子，一方将另一方早已将死，还都仍能下得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被旁观者大笑说破，这才罢手抽烟。

我曾到一个工程队去，见这队上专门为职工做了几副木质棋盘，双层板有木边，做工极是精巧。但禁不住下棋者出手很重，一子落下“啪”地一声，满盘棋子如下冰雹般弹跳不已，早已离了原位，车马炮相士卒混搅一盘，不分了疆域，不辨了河界，但弈者仍旧下得孜孜不倦津津有味。

［新作点评］《棋趣》写得好，好在文章意趣无穷，文字诙谐幽默。读到会心处，由不得哑然失笑：对弈者的专注废寝忘食车去了不知，旁观者的热心挨打遭骂仍不肯甘心，那一位不让吃“车”强攥在手心用银元代车走棋的悔棋者，可笑而又可爱，读来令人喷饭。文章写到这样程度，可见作者功力。尤其好在这是一群普通劳动者，是工程队的主将，唯有这一份固执，这一份认真，这一份热情，工程队的工程才会拔地而起，于是想到为文：谁说非得唱高调才是好文章，敢说这不是讴歌？这不是主旋律？

民生杯散文大奖赛
MINSHENGBEI SANWENDAJIANGSAI
诚招天下客 情从民生来

华山观日出

（散文） 五味子

夜里11时许，我们从北峰开始向东峰朝阳台缓行了。许是夜色保护的缘故吧，爬上那段闻名天下的苍龙岭时竟不觉有多惊险。但到云梯前，见四周黑压压的立实了游人，而排队轮到时定睛看四周黑乎乎的悬崖，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紧咬牙关紧拉铁链紧蹬坑窝静神缓气着总算终于爬上来了。人是上来了，但腿肚子还在颤。

小小的朝阳台上挤严了观日出的人们，夜风吹着响哨从松涛林海中呼啸而来，冷得人忙拧开小瓶装的二锅头咕咕咚咚猛灌几大口。好容易才从人群的缝隙中觅得一点可以容身的空地，遂大喜团坐。不曾想竟再也没法移动了，人与人挤拥着把小小的朝阳台盖了个满，连针也难插进。不多久，腿脚困乏得难受极了，疑心血也正固成块子不再流动了。只好迷迷登登地捶捶大腿，不敢入睡，只闭目蓄神地听山风的呼叫。

不期竟有人喊：“太阳出来了！”全台的人都动了，哗哗啦啦地乱响一阵后，所有的头都齐唰唰地面东而望，依旧是黑乎乎的夜，大呼上当再下坐时发觉有限的位子也愈发可怜了。机灵者便说是中了计，被人声东击西抢去了宝座云云，惹得满山笑声充盈开去。看表才三点多。“太阳最早也得五点才能出来的！”旁边简易帐篷中租大衣的小伙以权威的口气十分肯定地说。经这一折腾，死气的朝阳台又活了。尽管人们蜷缩着或蹲或坐地挤在一起，却兴致勃勃地描绘起日出时的壮观场景来了。

未到五点时，陆续有人开始向东移动寻找观日的最佳位置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拥着挤着面东而去。“不敢挤了，铁链子都进入我的肠子里了。”前排的人被挤得无奈，大声而不乏幽默地大喊。但这次呼喊却无人响应，人们定定地看东方那片黑暗中似乎有些许的亮在动，又似乎不很分明。人们屏息张望，静得可以听见自个儿的心跳。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正在人们双腿发麻发怵的时刻，忽然地平线上喷出了少而又少的微霞，渐渐地大了，成为条状的云霞，在黑的背景上发着淡青的，又似橙黄的，还像桔红或绀紫的光，极慢的，一点一点地在长起来，好像有意和苦等的人开玩笑。

这样持续了十多分钟后，那光带又成了红色的云条，不，更像一片红海了。“那是东海哇！”有人解释道，“我在泰山看日出时也有的。”暗红色的光极争气地在亮着生长，悄然向上舒展筋骨，默然地远离着夜空，映得东方一片红光，尽管下面还是无边的黑夜。可不大一会儿，也许只有一二分钟，淡蓝的晨曦便幻化成了亮蓝的光晕，丝丝缕缕地向外伸张着。正有这时，猛地从云霞中透出道道金色的光线儿，纤细的如手心的脉纹，金光后隐约着有团橙红的大圆在努力地抗争着，极艰难又极顽强地抗争着。飞快地，有一支光条箭般射出，继而又有许多光条纷纷辉映着熔亮的圆，发出火的光芒。在云海涌动相撞击之中，太阳如啄破壳的幼鸡样一下子脱颖而出。须臾间，整个朝阳台被团祥红所包围，我看见同伴的脸是红的，身影是红的，连铁链也红着荡出种吉祥来。很快的功夫，那些光条消散了，大片大片耀人眼目的光堂而皇之地簇拥着好不容易也鲜艳无比的朝阳在东方笑了，像孩子幸福的笑脸那般动人。

“真是的，爬了一半的山路而日出却这么地短。”同伴抱怨说。“壮观中孕育着苦难，苦难又深藏着战胜自然后的大欢喜。”喜欢哲思的芳芳一语惊人。“对呀，对呀。”我在赞许时便觉这一夜山路没白爬，这一夜苦等没白费，这么想着，一夜的疲劳也早就没影了。

街头 东生

满洒钟小平

□文／远村

前些年说，随便捡起一块石子，就可以击倒一个诗人，近些年，诗歌的声响日趋死寂，而书画家的炒卖声又此起彼伏，在长安的大街小巷，他们行色颇有些像当年的诗人。但实话说来，真正的诗人岂是石子所能击倒？真正的书画家亦非借炒者的口舌可以火爆。

西安火车西站有个钟小平，此人年纪轻轻，已在书法界叫得很火，为保国粹，他绝不让自己的书法作品随意招摇过市，而是流至两个方向：一是用于对外交流，日本、韩国等地均有他的作品，这些被外国人收藏的书法价值又岂止是个金银问题？二是参加国内各种大展，大赛。钟小平近些年几乎成了书法界的获奖专业户，各种各样的大赛榜上有名，而且大多是冠军席位。正是这两个方向上的条件反射，方使国内书法界对钟小平刮目相看，以奇相待。

没见钟小平之前，就听说钟小平能横，竖，正，反，从不同的角度挥毫驱墨，且不影响作品质量。见到小平，果见其在纸上驰骋奔放，如入无人之境，更见其忽儿清丽淡雅，忽儿质朴古拙，信手甩臂，便江河滔滔，飞流呼啸，或莺语狐鸣，似有若无，酷似一位老道琴师炫技，妙音绕栋而三日不去。总之，钟小平在真草肃篆行皆有书名，且神采飞扬，情态酣畅，可谓潇洒一书家呵！

钟小平1996年曾回汉中故里，为父老乡亲举办个人书展，这是他出道之后的第一次书展，可见他是重情之人；第二次书展在火车西站，此展乃是公开向职工群众学习汇报，可见了小平是重义之人；第三次书展，是今春去圣地延安举办迎香港回归个人书展，可见小平是个重责之人。重情、重义、重责之人，则为真人，而真人手下才能创造出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

还有许多的虚衔和荣誉被钟小平锁在抽屉里，而不是动辄挂在眉头上，靠这些浮华招摇市井，而是脚踏实地的做人。我于炎炎夏日邀二友人，去拜访钟小平，在他的书斋，墙上挂了一竖幅字，大家直叫好字小平却默不作声，直至众人讨得墨宝，即要离去，或者聊天。他才告诉我等，说墙上所挂乃一幅废字，并指出败笔之处。我问何必如此，他说我是挂在这里警示自己，不要重犯错误。众人听罢，无不肃然起敬。

高原气候

（散文） □文／陈亚华

秋空

这个秋天注定要粉碎一些什么再衍生一些什么。果实、叶子在疾风里被一枚枚展开，如斯。

暮色下沉，鸟儿驮着许多看不见的东西“唧”的一声飞远，把这个季节最动人的细节带去，但不是删去。

你表情复杂的站在西北高原上，站在一首首民歌飞翔的高度上，固执的将一种秉性放在泥泞的黄土地上。西北的高原风，在你身后、在你歪歪斜斜的背影和足迹里回旋、笔立成一柱柱云烟。秋空的淡泊给了你思索的高度和空间。

秋天结束的时候，一枚果子在你心里发亮。于是所有和你有关无关的细节，都弥漫出一种青黄相接色泽和击撞的音响。

冬空

这是冬天，这是西北高原上的冬天了。

麻雀从未曾删掉的书页里探出头来，鸣叫、上下翻飞。于是天空中便有了某种气候，有了某种节奏和乐章。简单而优美而质朴。于是西北高原上想象的领域便被一种灵动丰满所充盈。

麻雀在冬天里走走停停，给这段文字以停歇和补充。麻雀被一种姿势牵引，达到一种高度。其实它站立的地方本身便蕴有某种高度。

围着火炉闲谈，屋子里的人们只偶而望望窗外，想起与天气有关的东西。

而西北高原上的冬天未曾停歇，它与麻雀淋漓而尽致地扮演一种角色。鸣叫或者上下翻飞。

它们把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埋藏在这里。

天乐杯文学作品征文
天府可乐
西安天乐饮料有限公司赞助

王部长住院

（小说） □文／张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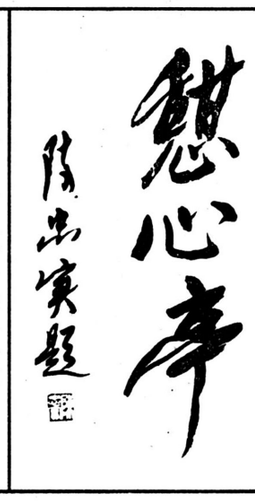
人事部王部长住院的消息在办公楼里传开了。一时间，相互询问王部长病情，成为下午上班后所有同事的重要话题。后经有关人士透露得知，王部长是因公住院的：中午王部长陪厂长宴请上面一要员，席间，王部长小心地挟了一块鱼肉放入嘴中，正欲细品，却听到厂长和要员话语投机不约而同的大笑声，王部长本能地随声“嘿嘿”了两声，怎料，由于突然停止咀嚼，会厌软骨关闭不严，一根鱼刺扎入了气管……王部长是从酒桌上被急送医院的。

于是，大家对王部长因公“遇难”，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小王（前两年大家习惯叫王部长小王）前年调到厂里，就看出他是一个好同志，所以调入第三天就被厂长破格聘任为厂办主任。小王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如和厂长交谈时，总是两腿微叉，微笑中递上一根“阿诗玛”，然后保持十分的谦虚，谨慎认真地听着厂长的言谈，只是偶尔适时地“嘿嘿”几声。由于小王工作成绩突出，第二年又兼任了人事部部长之职，可王部长（这时大家大多称小王为王部长或王师）还是风范不改，每天早早进入办公室，并能经常看到他清扫楼道的身影。于是，同事们说王部长工作任务太重，操劳太多，短短两年，原本三十几岁的王部长眼角出现了道道的鱼尾纹，衰老了许多，但却有几个不明事理的“小字辈”说那是王部长不注意美容，常时间的“笑容”所致。

在王部长住院的那几日，“请示工作、了解病情”的同志真是不少，当深知王部长病情已控制，且度过危险期时，大家如释重负，奔走相告。一个星期后的晚上，王部长康复悄然回厂。

第二天，王部长还是早早上班，还是笑容可掬地和每个同事打招呼，只是由于一星期的离岗，案头压下一堆的事务：工作三十五年的工会干部老李打报告申请退休，并期望在农村务农的小儿子顶替上班的报告；分厂小黄因过早和娇妻“偷越雷池”提前情孕三个月，申请生育指标的材料；办公室秘书提呈的关于对追加招工指标的分配计划；还有关于调整四车间领导班子的审议文件稿……本来这些事在住院前就应处理，可王部长工作很忙。王部长将这些材料，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显出只有在办公室里才少有的烦躁，而后，很熟练地在每份材料上写下了平日最得意最潇洒的“同意”二字……

——于是，又有人说：“王部长再能多住几天（医院），那该有多好啊！



一份别致

渊远

幽静的夜似乎已不再有了，
繁华世事，
在夜晚，也才更显其灿烂。

蓦然，
远远传来阵阵箫声。
在这霓虹之中，
时隐时显，时断时续，飘飘渺渺。
慌忙闻声寻人，
人却无踪。

但我依旧听到，
远古的含蓄，
现代的雅致。
心，更舒畅，
为那喧闹中的一份别致，
深夜未眠。

假日 李海军

感受冬天

（散文） □文／李海青

西安的冬天在乍冷还热后，如今真正来临了，其标志怕就是那场夹杂着些许雪粒的“冷”雨吧。反正这些天眼瞅着黄叶一片片从树上凋落下来，又一层层地覆盖了辛苦一年却不居功自傲的大地，相反光秃秃的枝丫却桀骜地指向冬天的苍穹；而人们身上的衣服也一件件厚实起来，街上人们的匆忙行色替代了往日“闲庭信步”的惬意。

西安今年的夏天，在季节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个够，人们也早已对其持久而又热烈、奔放的情怀感到烦腻，但夏仍极不情愿早早谢幕，短暂的秋天似乎还流露着余兴未尽的夏的依恋。可是季节终要轮回，西安的这个冬天毕竟还是“犹抱琵琶”试探性地蹒跚而来了。看来这里的冬天决不似东北的冬天那样实实在在，实实在在恣意飞舞的雪花，实实在在笼罩一切的严寒，东北的冬天让你在欣赏其圣洁的同时感到其冷若冰霜的一面。西安的雪花是随着雨滴谨慎地下落，一旦感到人们的目光就快速低下头，转眼投入大地的怀抱，倾刻间化作雨滴，我猜不透这泪似的雨滴是雪花对大地的感激，亦或是雪花对这个世界的失望？这里的严寒也不是蛮横地让你俯首称臣，而是温情中给你感受，让你在可以忍耐中体味到对方竟也是如此彻头彻尾的威严。

世界真是奇妙，不同地方的同一个季节竟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表现，而即使是同一种表象也竟会有如此微妙的不同感受，使你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造化。如果说冬天在东北是个盛年又盛情的女子，成熟、坦诚、美丽、自觉；那么，西安的冬天就应该是个多情又羞涩的少女，娇柔、狡黠、俊致、掩饰。

今年盛夏的八月，我从东北只身来到闷热中的古城——西安，一晃四个月的时光已逝，从走出学校踏入社会到现在，在适应一个新环境的过程中，不免有一点点的新奇，但也夹杂着一点点的失落，而今这样的心情随着渐渐对周围事物的熟悉而渐渐平和了下来。

西安的这个夏季如今也已成为过去，东北的冬天也被万水千山阻隔在遥远的黑土地上。思念的手还会偶尔触及记忆的往昔；感情的绳丝还会在当初的喜怒哀乐、恩恩怨怨中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也常侵袭着我。我的确感到情感割舍的残酷，现实坦诚的辛苦。然而，西安的冬天也终究是来临了。

首次面对西安的冬天，我感到有些惘然，但是，我想是冬天就自会有冬天的风景，自会有冬天的韵致，也自会有这儿冬天里特有的故事，我将用感受故乡冬天的真情，用感受生命中真善美的灵魂去感受你——这已经到来的西安的冬天。

春日随笔

陈军

春晓

有丝丝芬芳
轻轻掠过睡眠

这就做了个好梦

梦醒时分
小草青青
落花三三两两
小雨中听到鸟啼

是鸟语还是雨丝
淋湿了梦境

春鸟

那些久远年代的草垛上
几只半睁半闭着眼的麻雀
看远处的风景漫过来
不惊不跳

未及被鸟们啄食的
陈年麦粒草籽儿
任着性子
稍不留意
就长成了
绿茵茵的春天

小幽默

词性

老师：“你们谁知道，‘鸡蛋’这个词是什么词性？”

学生：“这要看孵出的是公鸡还是母鸡了。”

如何处置

算命先生对一个女人说：“你的爱心高照，就要和一个高大削瘦的男人结婚了。”

“那么，”女人说，“我那个又矮又胖的丈夫怎么办？”

落雨的心情

（散文） □文／廖强

窗外，冬雨沥沥，聆听雨点清脆地敲打窗棂，就像是敲打着我郁悒的心坎，唤起我沉沉的思念。

你说一定要去远方，那里有你的青春和梦想，你要去实现自己的诺言。你走的时候是在春天，草长莺飞的三月，桃红柳绿。你说这个季节远行一定意味着成功，我相信。你说今年一定要出去闯一闯，趁着年轻，我理解。你说我永远会记着你，你一定等我回来，那一刻我竟泪流满面。

小小的站台，挤满了去远方的人儿。男孩女孩都显得那么兴奋，远方不但对你充满了诱惑也包括他们。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起动，就要离开这座我们朝夕相守的山城。你挥舞着纤细的小手，就这样离我而去……

这已是你的第十一封来信，知道你已经看到大海和你寄给我在海边的照片，那美丽的笑靥飘逸的长发依然没有改变。那个带你上山采撷野花，在小河里捉螃蟹，为你做纸鹤深爱着你的男孩，你说你爱他一如从前。每每看到这些滚烫的话语，我多么希望能马上飞到你的身边，与你共同在海边浪漫。

然而，你说海边并不浪漫，远方也不是美丽的天堂。你说你很怀念从前的生活，等到明年春天你一定回来。

于是，我每天计算你的归期，只是离春天还比较遥远。

窗台上的那盆玫瑰，此时在冬雨的滋润下更显娇魅。那是在你走的那天，我特意买下的，每天精心呵护，它终于开放了第一朵红色的花。我至今珍藏着，等你回来时送给你。虽然花早已枯萎，但它却表达了我对你长长的思念和爱恋。

远方

杨德盛

你也许想过
过去将永远属于沉寂
但当信风鼓响
季节的心扉
遥远的梦
也在记忆那不肯沉默的根上
返青

枝头被春天写红了
故事年年燃烧
你如潮的心思
在杜鹃啼血的呼唤中
起伏

季节在悄悄地转换
凄风苦雨中的“毋忘我”
是否还在萋萋地守望

一个失落的主题
被日子无情地重演
撒向窗外的期待
总让断桥的影子迷蒙

剪不断的梦里
一条小路蜿蜒远去
你听到
清亮的鸽哨
划过天穹

豆腐串里的爱情

（小说） 文／王国华

那时候杨光正和严倩热恋。每天傍晚，杨光就骑着那辆崭新的山地车去接刚下班的严倩。严倩坐在车后座，轻风吹动她的裙裾，象一只蝴蝶在飞。

严倩爱吃豆腐串，杨光带她到自由大路路边的一个小摊旁去吃。看摊的是两位老人。老大爷沉默寡言，静静地坐在后面收钱，找钱，还帮着生生火，添添水。大妈在前面用竹签穿豆腐串放进锅里，等煮透了，再拿出来刷上辣椒油，装进盘子里递给杨光和严倩。

那两位老人头发都有些白了，脸上是层层叠叠的皱纹。他们做的豆腐串好吃极了，严倩一次就能吃掉十几串。每当这时，大妈就慈祥地看看他们，笑着说：吃慢点，再喝口汤。

严倩把头靠在杨光肩上，一边一口一口地吃，一边和大妈聊天。杨光就那么疼爱地看着她吃。

严倩问，大妈，您和大爷结婚多少年了？大妈就回头瞅大爷，大爷拍拍手上的灰帮她回忆：是大跃进那年吧，嗯，快四十年了。

杨光说，大妈，你们过得很幸福吧？大妈说，嗨，什么幸福不幸福的，我们那时候可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两个人牵着手逛大街！

四个人都笑了。

杨光和严倩心里都很羡慕两位老人，他们可以想像得出，两位老人的生活不怎么富裕，要不也不会靠到大街上卖豆腐串过日子。但是他们能够相互扶持着走过风风雨雨的四十年，他们看上去是那么默契与和谐，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值得令人咀嚼的人生况味啊！

严倩把头靠在杨光的背上，问正费力地蹬自行车的杨光，你说，我们能像那两位老人那样相爱四十年吗？

杨光憨憨地说，我不知道。

严倩就捶他的背，撒娇道，不嘛，人家叫你说能。你说嘛。

杨光就说：能，能。

那是个美好的夏天，杨光和严倩每天都到那个小摊旁去和两位老人聊天，闲侃。与其说他们是在吃豆腐串，倒不如说他们是在享受一种美妙的氛围。那种氛围是他们四个人共同制造的。

美好的日子就像云彩。风一吹来它就要散了。黄叶飘零的时候，杨光和严倩的爱情发生了危机。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错误，隔膜就像虫子一样钻进裂缝，并在里面产卵繁殖。杨光给严倩打电话，严倩也不接了。杨光就也不去找严倩了。他们再没去过那个卖豆腐串的小摊。

北风呼啸着吹走两百天的温馨。那天严倩终于把杨光约出来说出想分手的念头。杨光沉默地接受了，注定要流走的东西谁也无法挽回。但严倩还是流了泪——毕竟是共同走过一段日子并付出过啊！

杨光跌跌撞撞地沿着自由大路往回走，一根被风吹断的树枝落在他的身后。这时他忽然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叫骂声。他抬头一看，不禁愣住了——

在那个卖豆腐串的小摊旁，那个老头儿正揪着老太太的头发抽打，盛豆腐串的锅倒在地上……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各部室电话：政文专刊：7344614 经济专刊：7344649 劳动专刊：7337708 北国周末：7344642 美编室：7344654 广告部：7321847 办公室 财务室：7340619 本报传真：7344613 照排室：7322446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